

欧 洲 观 察

2010 年第 10 期·总第 65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

学术探讨

编者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8 期发表了我会会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玉刚的《区域合作的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我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认为它是对欧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尝试，也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9 月 9 日，学会组织部分学者围绕该文提出的问题，举行了专题讨论会（相关观点，将于下期发表）。这里，我们特转发陈玉刚同志的这篇论文，以作交流。

区域合作的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

International Moralit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s

陈玉刚

【内容提要】区域主义存在国际道义问题。以往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关注区域内部建设的道义准则，却忽视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世界政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区域内部政治中的大国霸权问题。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初衷是要超越主权国家体系存在的先天不足，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种发展趋势，即建立一个超级国家。区域主义由此面临超国家主义和超级国家主义之分野，超国家主义是对主权国际体系的改进，而超级国家主义则可能重新掉落进主权范式的陷阱。

尽管国际道义的问题已被国际政治的纷争现实撕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当今强势文化挟道义自居的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甚至被等同于强权政治干预他国事务的借口，以至于在国际政治中一谈道义就会被取笑幼稚天真，但实际上，国际道义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无处不在。¹冲突中的国际政治各方，无论哪一方都会寻找道义理由，为其国际政策和行为辩护。

在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区域主义（regionalism）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鉴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整合和合作取向，而这样的取向在国际关系中又被普遍认为是可取可求的，因此区域主义中的国际道义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但是，从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关系范式的进化来看，²区域主义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个方向上的道义把握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区域主义的国际道义问题，然后分析区域化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一般国际道义要求的趋势，指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超级国家取向存在着国际道义的危害，最后阐述大国在区域建设中所应负的国际道义承担。

一、区域主义的国际道义

¹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Everyday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3, 1998, pp.669-693.

²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陈玉刚：《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对国际道义进行一般的讨论并非本文的目的，不过可以首先指出的是，对国际道义最大的理论范式争论存在于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也有人译作社群主义）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之间，³共同体主义认为共同体本身构成了独立的道义个体，和个人具有不同的道义格位，而世界主义认为个人权利才是最终的道义依归，个人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两种范式间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又和国家理性的兴起及其对公民理性的压抑，以及公民理性当代的某种回归的大背景有关。古代政治被认为是符合个人要求的道德生活，而现代国家兴起后，道德和政治就被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国家政治出现了对普遍道义的背离，或者说国家意志和行为被赋予了另一套不同的道义标准。⁴笔者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两者之间谁对谁错，或者按康德的说法，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⁵而是要讨论的区域主义中的国际道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和这两大范式之间的争论有关联。

不过，鉴于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本文并不准备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而是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原初问题着手讨论。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或问题领域形成于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构建讨论，无论哪个学派，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抑或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都在诊断世界危机的根源以及国际秩序的和平基础和保障。⁶由此可见，和平应该是国际关系最高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和目标，是否能够促进和平秩序的建立应该成为判断各种秩序主张的重要道义标准。这样的价值、目标和标准无论对于国际关系，还是国内关系，都应该是适用的。⁷

在对和平问题的诊断中，有一种整体性的判断是认为现代国家的体系碰到了问题，用“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二元范式来说，就是在主权原则的强化下，国家理性发展到了极致，对权势、利益和安全的毫无节制的追逐被正当化，征服、战争和奴役因此成了必然的体系产物。简单的批判、道德和普遍理性的回归只能留给哲学家去做，⁸对于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家来说，现实一点的思考则是如何可行地改造这个具有内在问题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在全局性的改造还没有可能之前，⁹区域层面的实践就成了一块体系改造的试验田。这就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源起逻辑和时代背景，除了法德和解与欧洲和平，区域主义所被赋予的其他种种目标和理解都不在当年一体化之父的考虑范围之内。¹⁰

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最高道义标准发，国际关系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主权的绝对性而造成的体系的无政府属性，主权国家间的功能性合作可以在国际无政府和世界共同体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联通的桥梁。¹¹尽管后来由厄恩斯特·哈斯

³ See David A. Reidy, "Rawls on International Justice: A Defense," *Political Theory*, Vol.32, No.3, June 2004, pp.291-319.

⁴ 参见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载《读书》，2010年第4期。

⁵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⁶ 参见【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⁷ 关于目的在道义问题中的地位，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不同看法，共同体主义认为关于公平正义的思考无法割裂个人与目的的关系，而自由主义假设的原初状态下的个人应该在无知之幕后。不过，在论及国际道义时，罗尔斯实际上又承认了国家间良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参见【英】史蒂芬·缪哈尔、亚当斯威夫特著，孙晓春译：《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吉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⁸ 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三重语境下的透视》。

⁹ 一定意义上，由国际联盟的建立所体现的全球性改造本身，以及对一些虚幻国际规范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还变成体系性失败的原因，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参见【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¹⁰ 参见让·莫内著，孙慧双译：《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四川·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¹¹ 【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第235页。

(Ernst B. Haas)发展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对传统功能主义的去政治化路径并不赞同,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国家间合作来约束主权的绝对性,以此来消除战争的根源。¹²这种约束国家主权,向国家间的合作机制转移相应权力的主张被人们称为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早期设计者来说,所有的努力都在构建一个超国家权威,让·莫内正是看到各成员国在进一步欧洲联合方面显示出来的踌躇以及国家权力对超国家权威的压制,才坚持不愿连任煤钢共同体的高级机构主席。¹³

可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向却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一体化所形成的超国家机构本身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主权载体。因为上述对现代国际体系的批判是针对主权本身,并不关心主权的载体是谁,它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国家机构。¹⁴如果说新形成的一体化机构获得了高于各成员国的权力,那么只要它还是区域性的,从根本上说还没跳出主权的范畴,区别无非是一个范围和规模更大的主权取代了原先若干小的主权。这种一体化机构越来越多地获得主权属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发展我们称之为超级国家化,新的统一实体取代原先若干个国家,成为一个超级国家(superstate)。¹⁵

二战后的区域主义研究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第二波始于80年代中期,被人们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¹⁶这两波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区别是,前一轮更多的是对区域内部建设的探讨,而后一轮则明显开始把区域置于一个全球框架中,作为整个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来处理。¹⁷导致这种区域主义转向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区域被赋予了应对全球化的功能,而成为一个超级国家无疑是对全球化最有力的区域回应。

这里我们把对建设一个超级国家并从中获取共同外部回报的希冀和努力称为超级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从本质上说,它和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并无二致,只不过情绪、心理和观念上的寄托从民族转向了区域。和民族特性一样,区域在这里也由于其内部的共同性和与外部世界的差异性而被构建为一个主体,区域认同被赋予了民族认同一样的性质和功效。在彼得·卡赞斯坦的区域理论中,“区域共同性(regional commonalities)”成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尽管卡赞斯坦把区域的世界看作是民族国家的世界和全球化的世界之外的第三种世界政治视域,¹⁸但只要完全的全球世界还没建立,那么区域层面上的超级国家主义发展的逻辑必然使得区域的世界最终还是国家的世界,只不过这时的国家已经变成区域层面的超级国家。

因此,回到前面所讲的国际关系最高也是最基本的道义要求来看,超级国家主义实际上具有其非道义性,只要它还没跳出国家或主权范式的窠臼,它就不可能具有在克服国际体系内部纷争上对国家范式的道义优越性,区域也就无法担当起部分超越现代国家体系缺陷的使命。

从超国家主义到超级国家主义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理论上讲,其转折起始于区域

¹² See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¹³ 参见皮埃尔·于里:“让·莫内:1888-1979”,让·莫内著,孙慧双译:《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第7页。

¹⁴ 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和平与主权的载体及其属性有关,如康德所主张的共和主义,以及不久前流行的民主和平论。

¹⁵ 卡尔·多伊奇就是把国家间一体化和国家的统一混在一起谈的,参见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¹⁶ Rick Fawn, “‘Regions’ and their study: wherefrom, what for and whereto?”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2009, p.8.

¹⁷ 如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⁸ Peter J.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 2007, p.395.

共同体对获取外部收益的期望。区域建设的发展中内部深化了其统一性的同时，对外则有意无意地筑起了共同边界。就像共同市场建设所展现的，在内部消解边界同时，对外则形成了共同对外关税，并进而发展出了共同贸易政策。当这种对外的共同性变成一种谋取共同利益的手段时（如在贸易和关税谈判中对外部对象的施压），那么共同市场就转变成了经济超级国家。而从重新落回国家范式的窠臼这一点来讲，超级国家并不具备对国家的道义优越性。

事实上“区域主义”一词本身就隐含超级国家主义的意义。在第一轮的区域研究浪潮中，“区域主义”一词实际上并没有被广泛使用，理论构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内部一体化的动因、路径和发展逻辑。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关系缓和，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区域主义一词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被人们广为宣称的西欧、北美和亚太三大经济集团成了世界区域化的主要标志。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区域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单位及其相互间的竞争性自然就成了区域主义的题中之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区域内部的制度化程度、区域的文化及认同、区域间主义、区域化、区域比较等成了区域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而这些概念及其取向明显把区域作为一个统一单位来处理，并意味着以区域为单位的全球竞争开始取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竞争。

超级国家主义的判断并非否定区域主义的价值，而是指出如果区域主义的讨论以超级国家的建设为取向，那么它就会有悖传统区域一体化所设定的国际道义价值，特别是如果放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来讨论超级国家的问题的话。这样的区域主义并不符合国际关系转型和国际体系改造的道义要求。

如何在区域主义的超国家主义和超级国家主义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我们认为开放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m）的概念能够为这方面的思考提供启示。开放区域主义的核心是区域成员国实行单边的基于最惠国待遇的贸易自由化，而不要求非成员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不少研究指出它并不能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化，¹⁹但至少在道义上它优越于封闭的或共同体的区域主义，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不主张对非成员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非自愿的行动。

实际上，已经有研究指出新区域主义并不会构成对世界多边合作的阻碍，不会对世界政治造成消极影响，²⁰但这样的判断并没有对欧洲一体化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过去十年的最新发展作出评估，或者说削足适履，在把欧洲放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主义进行一并考察时，大大降低了其制度整合能力和行动能力，而这样的能力，我们在下面可以发现，越来越构成了对第三方的压力，也构成了内部特别是对中小成员国的压力。

罗伯特·吉尔平在 1975 年就区分了区域主义的“好”与“坏”，指出不好的区域主义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冲突。因此，在评估区域建设的意图和效果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定区域主义必然是好的。²¹艾尔弗雷德·赫特纳也指出，在评价区域形成的超级国家时，其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承担的角色功能，例如是否是超国家的或作为一个世界区域（world region），能够促进更广泛意义的转型。²²

二、欧盟的超级国家化

早期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实际上只限定在区域的意义上，并没有探讨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么从区域到世界的逻辑也是跳跃的，即想当然地认为区域范围内对民族

¹⁹ Saman Kelegama, "Open Regionalism and APEC Rhetoric and Realit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December 16, 2000. Nicola Phillips, "The Rise and Fall of Open Regionalism?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4, No.2, 2003.

²⁰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1999.

²¹ Rick Fawn, "'Regions' and their study: wherefrom, what for and whereto?" pp.17-18.

²² Anssi Paasi,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2009, p.128.

国家的超越必然会直接过渡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转型。而当第二轮的区域主义浪潮兴起时，我们却可以发现区域，特别是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视野下的区域往往是在竞争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尽管和欧洲比起来，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体化迄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早期阶段，但如果欧洲的一体化路径是一种普遍逻辑的话，那么区域主义的发展究竟是世界政治的进化，还是只是区域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其结果还很难说。而从新近欧洲一体化的超级国家化发展趋势来看，也许其对世界政治进化的阻碍性表现得更明显些。

和第二轮区域主义浪潮兴起差不多同时，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介入了欧洲一体化的争论，其争论的对象不再是成员国为什么和如何一体化，而是一体化所形成的政治体（political entity）属于什么性质。²³比较折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欧盟这种政体是一种各个国家间的简单聚合和威斯特伐利亚式的邦联国家的中间形式，它不是一个统一体，也不是一个国家体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模糊形式，或者是超越了两者的。²⁴

这种解读当然是典型的超国家主义的，也符合现代国际体系批判者对欧洲一体化所抱有的期望，用本文的话语来说，具有国际道义上的可取性。但是，欧洲一体化的新近发展却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超级国家化的趋向，这种趋向与其说是进化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从超国家主义向国家主义的倒退。

查尔斯·彭特兰（Charles Pentland）早在1973年就指出，一体化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超级国家，它能够发展出更多的稳定和理性。新的国家就可以创造新的欧洲民族（Euronation），只要它能够增进福利，人们就会接受这样一个运动。²⁵这种超级国家的努力在其对外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时，其非进步性还不会引人注目，而当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谋取外部利益的架构时，其道义上的可取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欧盟的超级国家化至少在形式上已接近于完成。首先，关税同盟赋予了欧共体以统一的国际贸易行为体属性，关税同盟也就意味着各国必须采取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内部统一市场的建设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这种内部的统一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外的一致性。采取统一的货币欧元使其经济统一几乎达到了最高阶段，共同货币国的经济命运已完全联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援助会开创欧元区一个很坏的先例，但见死不救无异于一种自戕行为，已不在选项之列。

其次，在统一经济体建设几近完成同时，²⁶里斯本条约在2010年1月1日生效进一步完善了欧盟作为一个超级国家的制度框架，一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取代了原先的三大支柱架构，获得了整体的法人资格；二是除了原有的欧洲议会、法院、委员会等统一机构外，新增了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欧盟总统”，即欧洲理事会常设主席；三是对外有了统一的“外交部长”，并配以对外服务局，构成欧盟统一的驻外和外交系统。这些新设的机构和职位，加上建设中的欧洲军队，使得欧盟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具有的几乎全部架构，欧盟的超级国家化基本完成了其制度建设的任务。

反对者会指出，这些机构及其职位的实际权力非常有限，形式上的统一离实质的统一性还差得很远，大部分决策权还是控制在成员国手中。对此，首先，我们需要声明的一点是，对欧盟超级国家化的论断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超级国家，只是指出其超级国家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而这样的趋势并不符合国际道义的要求；其次，不论权力是否最终控制

²³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9, No.2, April 1996.

²⁴ Thomas J. Biersteker, "Locating the Emerging European Polity: Beyond States or State?" in Jeffrey J. Anderson ed.,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cy: Expanding 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21.

²⁵ Charles Pentl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73, p.111.

²⁶ 剩下的事项主要有，欧元还没扩大到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还没有统一，欧盟的财政能力有限，因而其转移支付和再分配的能力就更有限。

在成员国手中，欧盟集体行使权力的方式已成为其政策和行动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征是其超级国家化的主要表现。一定程度上，只要欧盟坚持权力的集体行使，那么权力究竟是在欧盟统一机构手中还是在成员国手中就不是一个主要问题。这就像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不影响其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属性。

欧盟的超级国家化已经在内外政治中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讲也成了其超级国家化的表现和证明。

在对外关系和政策上，欧盟已经在一些选择性的领域作了较大的投入，也产生了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应该承认在推动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并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上，欧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上，特别是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向发展中国家施压，企图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减排责任体系的做法显然产生了消极影响。欧盟内部更有一股势力对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谈判进展的缓慢失去耐心，主张采取征收碳关税之类的单边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压，表现出了和其他一些大国实施的强权政治并无本质区别的倾向。在其他领域，如经贸关系、发展援助、安全关系等，欧盟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超级国家化。对于受欧盟权力影响的第三方来讲，欧盟的决策权有没有统一并没有什么两样，只要它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影响，欧盟的权力就是真实的。

在许多时候，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的成员国越来越以欧盟的身份讲话和行动。而对于受其影响的第三方来说，只要这种“僭越”行为没有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否认抵制，没有遭到欧盟统一机构的反对，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重要了。而这样的后果是，欧盟的国际道义性更无以得到保障，因为当成员国以欧盟的身份讲话和行动时，一方面是提高其讲话和行动的分量，另一方面往往是主要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或对外关注优先性的考虑。这种以一己之利取代所有集团成员思考的行为本身就存在非法性，因而也是不道义的。这种情况有时会得到矫正，如在对伊朗核问题的斡旋中，起初主要是英、法、德三国以欧盟的名义在调停，当人们对此提出合法性的疑问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被允许加入斡旋行动。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许多一次性的、不太作为一项持续性的议程的场合中，大成员国的“僭越”往往被无视甚至得到默认。

正是享受了这种偶尔、甚至是经常性的“僭越”的好处，欧盟的超级国家化尽管是约束了成员国的自主性，但并没有遭到全面普遍的抵制。有时即使有抗议，其意图也不是针对超级国家化本身，而是为了换得自己在另一些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要求。这样，在许多时候，欧盟和成员国的权力分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员国的这种“僭越”看似和欧盟的超级国家化不一致，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矛盾，而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互相强化。

欧盟的超级国家化也在影响着欧盟内部的政治生态，这里至少有几个层面的问题与此有关。第一，欧盟经常被批评为一种精英政治，也就是说缺乏民众参与，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欧洲议会没有权力，缺乏对欧洲一体化的发言权，欧洲一体化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欧洲一体化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面就必须改变。²⁷第二，许多民众和政治家批评欧盟这个盘踞在布鲁塞尔的怪物攫取了过多的权力，导致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和变动的灵活性减弱，地方民生的事务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所有政策都应该是源自于地方的，而欧洲一体化这样的发展显然与这一潮流越来越不吻合。第三，鉴于欧盟政治的民主赤字，欧盟的超级国家化甚至是反民主的，因为主导和参与决策的主要是在欧盟超国家机构工作的专家或来自成员国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的决策只要得到各成员国的同意即可，不存在对民选代表机构负责的问题。

²⁷ Richard Bellamy, Alex Warleigh, "From an Ethics of Integration to an Ethics of Particip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3, 1998.

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网址：www.sies-cn.org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电子邮件：sie103@yahoo.com.cn

而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一体化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如果过多地承认欧盟的民主合法性，那么欧盟就会越来越多地获得直接来源于民众的合法性基础，就会更多地独立于成员国，走向超级国家化；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那么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又会陷入一个死胡同，很难进一步推进，甚至面临倒退危险。

另一个欧盟政治超级国家化的含义体现在大小成员国的关系上，由于成员国的增加，欧盟政治越来越被大成员国所主导。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欧洲一体化尽量避免这样一种结果，例如决策的双重多数原则，即成员国的多数以及成员国所代表人口的多数，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有可能推动某项议程，许多时候，小国根本就陷入了命运无以自主的困境。这种状况早在欧盟诞生之初就出现了，由于德国率先承认了克罗地亚的独立，迫使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形成欧洲统一政策的其他国家不得不跟上，而对于当时还处在努力维持国家统一的南联盟来说，它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和权利，它的命运是被欧盟，实际上也就是少数几个大国摆布的。而同样的情况后来又在科索沃独立的问题上再次出现。这里并不是想辩论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应该独立，而是要指出，对于欧洲的弱小国家来说，欧盟成了一个无法反抗的超级国家，而且不仅无法反抗，还只能选择申请加入，而欧盟的政策又被少数几个大国所绑架。

因此，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内部政治，欧盟的超级国家化存在很大的道义问题，只是这个问题从对外来看，被欧洲一体化在世界各区域的一体化比较中所宣称的道义优越性所掩盖了，从内部来看它又被一体化所带来的虚幻或真实的利益增进所掩盖了。

欧盟超级国家化的非道义性危险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而且还因欧洲认同或欧洲特性的讨论得到了强化。亚历山大·温特指出，成员国之间的集体认同的讨论，会导致联盟走向一个世界国家（world state）或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²⁸区域认同可以模糊成员国之间的界线，但它可能同时会竖起一条和区域外国家的界线，在形成“我们”概念的同时，却强化了和“他们”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文学、媒体、教育等制度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有时强调了文化上的不同，而有时甚至暗示着敌人的意象。²⁹这里并非反对欧洲认同的建设，而是要指出欧洲认同应该同时具有原生性、构建性和反思性等特点，³⁰而在欧盟超级国家化的取向上，欧洲认同只强调了其原生性和构建性，越来越丧失了其反思性。而实际上，只有反思性才能使我们看清国家体系有其必须克服的一面，欧盟的超级国家化不符合国际关系进步的道义要求。

总之，对共同利益、现实权势、文化特性、地位声望等因素的追求正在促使欧洲一体化走向一种超级国家主义，欧盟的超级国家化使欧洲获得了对其他区域一体化的优越感，却可能使它丧失区域主义本应实现的国际道义性，甚至是违背国际道义的要求。从国际关系进化来看，欧盟应该维持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模糊性，而不应该追求其超级国家化。

三、大国的国际道义承担

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在法律和权利上是平等的，但在能力和权力上又是不平等的。因此，我们在国际关系历史中看到的大多都是大国之间的斗争史，只有大国才能威胁到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从和平价值出发所要求的国际道义来看，大国自然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义责任。

伦理生活固然是美好的，但它不直接等同于现实，只能对现实起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²⁸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9, No.4, 2003.

²⁹ Anssi Paasi,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2009, p.141.

³⁰ 参见李明明：《超越与同一：欧盟的集体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但伦理并不因此而没有意义，没有伦理规范的现实是难以想象的，属于非人类的。从伦理和现实既相分离又无法完全脱离的关系来看，一些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权势关系的现实是合理的观点并不正确。这也意味着，尽管在国际政治的权力现实中大国拥有对其他国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赋予它国际道义上的优越性。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准则必须从现实权力之外的关系原则中推导出来，而且不应该让权力来阐述道义。

鉴于大国实际上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权力，因此节制和自我约束应该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道义准则。节制和自我约束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自我利益膨胀，伦理论述中重要的一条普遍原则即摩西所倡导的“黄金律”，也即我们日常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意味着我们“就得承认，不能够仅仅因为是自己的利益，其重要性就超过了别人的利益。这样，虽然我有照顾自己利益的本性，一旦我们进行伦理思考，就要求把这种关照推广到别人的利益。”³¹

在这种自律性和利益上的向他延伸性，我们可以发现在东亚推动区域合作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譬如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比较起来，东南亚国家明显要弱小一些，因此前者形成的一种基本共识是让东盟来倡导东亚的区域合作。这种小国倡导和推动的区域化进程也许要缓慢些，但不会出现大国政治支配区域合作的情况，小国的自主性不会消失在区域政治的大机器中。这和我们前面指出的欧盟的超级国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进程缓慢、制度化程度低这种区域合作水平不高的表现，反而使区域合作获得了道义上的优越性，这样的区域合作无疑更有道义上的更可取性。

从这种利益上的向他延伸性和关照性出发，我们也可以发现开放区域主义比超级国家主义更有道义上的可取性。超级国家主义一方面存在着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危险，同时也存在被区域大国主导的危险，有些大国对区域的“僭越”是以无视甚至牺牲区域利益为代价的。节制的一部分含义是“守份”，而“僭越”则是“守份”的反面。因此，对于大国来说，国际道义要求它在区域合作中不仅不要“僭越”，把一己之私利上升为区域之公共利益，以区域代言人自居，而且要努力使区域合作坚持其开放性，防止被一时的区域共同利益所诱惑。因为从长远来看，没有向外延伸性的小团体利益是无法持久的，也不符合道义在普遍性上的要求。³²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和道德的主体，应该具有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越来越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和自身的完整性，这对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利益和道德的个体提出了挑战。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建立同时又自我否定的矛盾进程，一方面是建立了一个个拥有同样规定性和权利主张的独立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国家的独立性又面临被否定的压力。这样的张力既是每个国家或多或少所同样面临的，同时也是现代国际体系所内在固有的。对于国际道义来说，如何化解这种张力也是国际关系对其提出的要求。在现代国际体系还没发生根本转化之前，区域合作体系的建立从道义上说可以在较好的程度上缓解这种张力。区域合作的道义优势是通过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相对可以形成独立和完整的体系，来帮助各成员国应对其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因此，对于区域大国来说，按照功利主义结果论的伦理观来说，其政策和行动的结果如果是增进了区域和区域内国家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这种增进又不是以损害第三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代价的，那么它就是符合国际道义规范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产品

³¹ 【美】彼得·辛格著，刘莘译：《实践伦理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

³² 我们这里谈论的道义的普遍性是在一般目的上而言的，当涉及到伦理的一般目的之下的层次时，如实现一般目的的标准和措施等，则还是要顾及到其具体情境。【美】德尼·古莱著，高钰、温平、李继红译：《发展伦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理论具有其国际道义的可取性，对于大国来说，国际道义对其的期许就是为区域甚至全球的体系提供公共产品，这也应该是大国所要担负的一种体系责任。

毫无疑问，这样的道义和责任承担应该符合真正的公共产品属性，也即供给上的非垄断性和体系的授权性，以及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如果一国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的供给，那么这种垄断就会使得其所供给的公共产品和私有物品没有多大区别。体系的授权性是为了保证这种公共产品确实是体系所需要的，而不是供给国自己所创造的甚至强加的。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是公共产品的本义所要求的，这也证明了超级国家化的区域合作具有道义上的非可取性。

回到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区域合作超国家主义和超级国家主义的区分，我们可以发现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道义和责任承担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保持区域合作的超国家主义，防止其走向超级国家主义。这当中节制对于大国来说是最需要的一种美德，因为缺乏道义约束和自觉的大国无一例外都会受超级国家主义的诱惑。在这种诱惑面前，超级国家化所能带来的利益、权势、地位、声望等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

结论

新一轮的区域主义，无论是国际区域的比较研究，³³还是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来分析区域和区域主义，³⁴都脱离了二战后第一轮区域研究所设定的价值目标，欧盟以及一些受欧盟激发的其他区域表现出了超级国家主义的趋向。超级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和道义上所要求的超国家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梁启超对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千年得失成败有过一段论述：“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机陞不安之象乃愈著。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乎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为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日益扩大也。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³⁵

³³ 这方面的论著有很多，如 Amitay Achary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Crafting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ertrand Fort, Douglas Webber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Mark Beeson, “Rethinking Regionalism: Europe and the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6, December 2005. Louise Fawcett, “Exploring Regional Domain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3, 2004. Björn Hettne, Andre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London: Palgrave 2001.

³⁴ 这方面的论著同样不少，而且是新区域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如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Louise Fawcett,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³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如果说，从现实政治和利益之得失来衡量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优劣还很难的话，从国际道义上说超国家主义无疑有其优越性。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主义是走向超级国家主义还是超国家主义。保持区域合作的超国家主义方向因此也就成了大国应有的道义承担。

简讯

* 9月8日，我会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学术活动，邀请捷克查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麦耶斯特里克、副所长 Martin Gregor 及 Vilem Semerak 博士、Zdenek Hruby 博士、Martin Riegl、Jana Sehnalkova 等，围绕欧盟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等问题进行交流。

* 9月9日，我会部分学者围绕陈玉刚的《区域合作的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一文举行专题讨论会，陈玉刚、伍贻康、张祖谦、范军、戴启秀、胡健、李明明及学会秘书处成员出席。

* 9月15日，匈牙利驻沪总领馆领事欧阳修访问上海欧洲学会，就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问题与伍贻康、曹子衡、张祖谦、叶雨茗、杨海峰、周超、朱天祥等进行座谈。明年1月起，匈牙利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欧洲动态 (2010年9月1日—2010年9月30日)

中欧关系

➤ 欧洲时报网9月1日，中欧战略对话1日上午在中国贵阳开幕，国务委员戴秉国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共同主持。2005年12月，中国与欧盟展开首轮战略对话，今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连任后首度访华时，双方决定提升战略对话级别，此次对话是双方提升战略对话级别后的首次对话。专家分析称对话将对推进《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中欧关系具有积极影响。有西方媒体评论称此举说明，第一，欧盟“史无前例”重视对华关系，第二，欧盟跟中国有很多话要说。本次对话的重中之重就是为中欧今年下半年的两场峰会进行“热身”。一是10月初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二是11月11日举行的G20韩国峰会。“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欧有必要事前通气”，此外，中欧还有一些新情况老问题需要交换意见。有媒体报道，迫于主权债务危机，欧盟逐步施行“退出”机制。阿什顿此访就希望劝说中国配合其“同进同退”。当然，欧盟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中国要求欧盟放宽高技术出口、解禁对华军售。

➤ 欧洲时报网9月2日，据报道，欧盟正在起草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其核心议题为重新平衡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加强中欧在各种多边机制内的合作、非洲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在欧盟看来，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行动也日益坚定。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说，欧盟需重新定位中国，探讨和中国相处的新方式。他说，阿什顿此次中国之行就旨在向中国介绍欧盟对中欧关系的一些想法，并了解中国对欧盟的期望值，及其对欧盟设想的接受程度。整体而言，欧盟各成员国在经济上目前仍坚持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政治上则希望加强与中国在非洲问题、伊朗问题和全球治理上的合作。英法等一些重要的欧盟成员国积极参与筹划欧盟对华新政。

➤ 新华社9月8日，2010年欧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6日在伦敦开幕。来自欧洲26

个国家 72 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代表以及中国 14 所高校校长将就欧洲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和交流。截至 2010 年 7 月，欧洲有 31 个国家建立了 104 所孔子学院和 79 个孔子课堂。

➤ 欧洲时报网 9 月 9 日，近几年，中国赴欧洲旅游人数仍呈井喷之势。2010 年前 6 个月，中国赴德国游客与去年 6 月份相比增长幅度达到惊人的 61.9%，整个上半年平均涨幅也达到了 20.7%。法国相比去年中国游客数量增长 48.2%，且保持了很强的消费能力。在英国伦敦购物街“邦街”的中国游客的消费额比去年增长 164%。

➤ 国际金融报 9 月 9 日，“欧洲和中国战略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 10 月 30-31 日在北京举行，

➤ 新华社 9 月 10 日，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在布鲁塞尔开幕，欧盟外长们就发展与亚洲主要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展开讨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 11 日强调，欧盟要与经济和政治上的战略伙伴特别要与中国深化合作。

➤ 欧洲时报 9 月 13 日，欧盟 27 国外长 11 日结束了两天非正式会谈，就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意见仍存在分歧。会后法国外长库什内表示，“法国长期以来一直不反对结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还需要有共同立场。”卢森堡外交大臣让·阿瑟伯恩称，他对这种分歧“感到失望”。

➤ 欧洲时报 9 月 13 日，欧盟成员国贸易部长 10 日决定启动与中国关于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谈判。欧盟希望，通过与中国签署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双边协议，可在中国市场上更好地保护欧盟成员国带有明显地域特性的产品。与此同时，中国产品也会在欧盟市场上享受同等待遇。

➤ 欧洲时报网 9 月 17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 15 日宣布，任命德国外交官马库斯·埃德雷尔为第五任欧盟驻华大使。埃德雷尔现年 53 岁，目前任德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他曾在德国驻莫斯科使馆、驻布鲁塞尔使团工作。在德国外交部主管过新闻、中东欧和东南欧事务，并曾在德国联邦情报局担任过情报分析司司长的职务。他将于今年年底接任现任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的工作。

➤ 深圳商报 9 月 20 日，根据欧盟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统计报告，截至今年 7 月，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飙升至 3060 亿美元，而同期的美中贸易额为 2430 亿美元。欧盟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称，中国已经将价值 2.7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改为欧元。

➤ 中国经济网 9 月 27 日，美国合众社报道，欧洲议会日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就“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是否可以在欧洲销售的问题展开辩论。欧盟扩大委员会专员 Stefan Fuele 表示，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展开“积极对话”。他说，如果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工人的福利待遇持续得不到改善的话，欧盟考虑停止进口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

➤ 中新社 9 月 24 日，中英贸易额今年前 7 个月达到 2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 欧洲时报 9 月 1 日，数百名来自法国、中国和非洲的政商界人士及专家学者 8 月 27 日在法国参加了以“非洲看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该会由以法国前总理、参议员拉法兰担任主席的未来与创新基金会主办。对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在非投资的担心和批评，法国国民议会人民运动联盟议员团团团长科佩表示，法国和欧洲应从中非合作中学习，而不是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把非洲视作未来的市场和合作伙伴，法国企业要想不错过中国和非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快车，就要把他们视为合作伙伴。有人认为中国在非获益最大，但应

该说中国在 50 多年前就参与了非洲的发展。如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更有权利参与非洲的发展。

➤ 人民网 9 月 1 日，法国前总理、法国“团结共和”运动党主席、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8 月 30 日做客强国论坛，以“加强沟通与对话，促进中法两国关系发展”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德维尔潘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我们都必须要指望中国，其实中国在世界上是有重要责任需要扮演的。法国就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于法国来说，中国在世界的经济秩序以及我们需要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当中都必须扮演一定的角色。中国有自己的活力也有自己的能力，能够为世界的新秩序扮演自己的责任。当然，同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和我们一起合作，真正将现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变成一个合作的世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为世界很多的问题作出贡献。

➤ 欧洲时报 9 月 10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9 日亲自向范曾先生颁授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范曾成为中国书画界受此殊荣的第一人。萨科齐在颁奖辞中高度评价了范曾为中法文化交流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 欧洲时报 9 月 13 日，巴黎市政府 8 日举行“美丽城安全指导委员会会议”，巴黎市政府、有关区府、警察局和法院，与华人游行组委会代表共议改善美丽城治安状况的有效办法。

➤ 欧洲时报网 9 月 15 日，为了保护欧盟轮胎生产商的利益，欧盟将调整对中国轮胎征收的进口税，计划对中国出口欧盟的轮胎征收 22.3% 的进口税，为期 5 年。

➤ 法国中文网 9 月 19 日，近日，法国企业发展局主席、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Alain Cousin 先生透露，在 2010 年预计将会有 1150 家法国企业来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法国企业的出口在前六个月内增长了 35%。法国企业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进驻情况，上海 35%、北京 20%、广州 8%、其它城市 10%。

➤ 德国之声 9 月 3 日，德国外交部长在中欧战略对话前夕，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要求欧盟要更加明确地对中国提出自己的“核心利益”，改善 27 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以便更有效地捍卫欧盟在华利益。德国外长在这封同时发给欧盟 27 个成员国外长的信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德国要求欧盟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些具体设想。

➤ 欧洲时报 9 月 27 日，德国中华工商联合会 25 日在柏林成立并举行首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截至 2010 年 5 月底，德国在中国有 6708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167 亿美元，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已有 11 亿美元。德国中华工商联合会的成立将为促进中德经贸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作出贡献。

➤ 新华网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21-30 日对爱沙尼亚、黑山、爱尔兰和伊朗四国进行友好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9 月 29 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6-28 日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先后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成功会晤，加深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关系，有力推动了两国在经贸、能源、高科技、地方和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规划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梅德韦杰夫表示，俄中关系当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与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密切相关。俄方坚定致力于发展面向未来的俄中战略协作，不会动摇。俄方愿深化两国在地区、高科技、相互投资、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借鉴中国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成功经验。

欧洲政治外交

欧盟

➤ 欧洲时报 9 月 8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7 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历史上首份“国情咨文”, 这是欧盟领导人首次效仿美国总统的做法发表年度“国情咨文”, 阐述下一年的工作重点。指出未来一年欧盟将面临五大挑战: (1)继续应对经济危机, 完善欧盟经济治理; (2)加快经济改革, 推进欧盟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 以恢复经济增长, 扩大就业; (3)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安全的欧盟; (4)启动欧盟预算改革谈判; (5)提高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巴罗佐说, 欧盟未来一年做出的许多决定都将具有深远意义, 影响到欧盟何去何从。

➤ 国际在线 9 月 17 日,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16 日举行非正式会晤, 审视和探讨调整欧盟现行外交政策, 力求增进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有效应对各类挑战。从会后发布的会议结论来看, 欧盟各国领导人就外交战略和政策调整达成共识。与会欧盟各国领导人强调, 必须抓住时代特征来明确界定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 发展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会议结论还提到, 当今世界权力格局迅速变化, 欧洲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 需要国际协调应对。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表明, 欧洲人的福祉、安全都与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新兴经济体及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均对欧洲的国际环境产生影响。面对持续涌现的各类全球性挑战, 欧盟现有的外交政策难以有效应对, 深化与大国的合作“刻不容缓”。今年以来,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不同场合均表达了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关注和思索。他们一再强调, 世界权力迅速向新兴大国转移, 尤其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凸显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重要性, 欧盟必须慎重思考如何与它们更好地合作, 如何重新界定和有效捍卫自身的利益, 如何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影响。分析人士认为, 欧盟酝酿调整外交政策凸显了其政治雄心。随着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特别是去年 12 月《里斯本条约》的生效, 欧盟反复强调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 以显示内部的凝聚力和确保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进而谋求对国际事务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 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举措, 包括强化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合作, 推动欧俄关系由寒趋暖, 谋求与日本相互借重, 在中东和北非拓展地缘战略影响, 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等等。正如范龙佩 14 日在致欧盟各成员国首脑的一封邀请信中所指出, 欧盟要成为全球“响当当的角色”, 理应拥有与 5 亿多人口规模和占世界 GDP 总量 20% 以上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 欧洲时报网 9 月 17 日, 严格预算监督、强化欧元稳定公约是 16 日欧盟峰会的中心议题。欧盟与中国、印度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也是此次特别峰会的重要议题。不过, 法国大规模遣送罗姆人引起的争议给峰会蒙上阴影。欧委会怀疑法国驱逐罗姆人没有遵守欧盟关于欧洲公民自由通行的立法, 威胁要把法国告上欧洲法院。美国《纽约时报》将 16 日的欧盟峰会形容为近年来火气最大的峰会。《纽约时报》说, 此次峰会本是为统一欧盟外交政策而开, 但萨科齐却让会议出轨, 成了“欧盟隐私与矛盾的公开揭发会”。

英国

➤ 凤凰网 9 月 1 日, 据英国《太阳报》31 日报道, 英国和法国正在酝酿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 两国以协议合作的方式“共用航母”, 此计划可以在维持两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 削减军费支出。

新京报 9 月 2 日报道, 据英国国防部的测算, 若计划得以实施, 英法两国将至少为此节

省近 10 亿英镑的开支，而正在建造两艘航母的英国数以千计的员工也不会失业。尽管英法国防部都在极力推销共享航母的好处，但两国国内都有大批人士反对这一计划。有人认为，“乍看之下，这个计划似乎合情合理，使英法海军的诉求都得到满足，但从日后使用和维护的角度看，产权不明晰的航母在英法关系中制造的麻烦远比它带来的效益多”。也有人认为：“该计划增加了灵活性，但使用彼此的航母需要双方在战略层面上做出决策，也就是说在一些特定行动上，两国的行动目标需要一致。”

➤ 中新社 9 月 26 日，英国工党新领袖之争 25 日揭晓，40 岁的前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以 50.65% 对 49 点 35% 的极微弱优势战胜自己的亲哥哥、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成为工党新党首。爱德华·米利班德，在政界和民间均有不少“粉丝”。爱德华同布朗私交甚好，从政经验丰富。当布朗担任财政大臣时，爱德华是其关键助手之一；布朗担任首相时，爱德华担任能源大臣。爱德华在获胜演说中誓言将使工党更加团结，并使工党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使他们的声音能够通过工党在英国政坛发出。他强调在今年大选中失败的工党，必须“做出改变”。

➤ 国际在线 9 月 30 日，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日前宣布退出“前线政治”，因为他担心自己存在于弟弟的影子内阁中，可能导致工党陷入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式的内讧。

法国

➤ 法国中文网 9 月 5 日，法国 4 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萨科齐政府治安政策急转弯。法国各大城市近 10 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发起这次示威游行的是罗马尼亚的罗姆人，之后有很多人响应，包括政界人物和工会领导以及多家人权和协会等组织。在欧洲其他城市也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法国使馆门前进行示威抗议。在欧盟各国中，意大利明确表示支持法国的做法，德国、丹麦、瑞典因为驱逐过茨冈人（罗姆人）而对此保持沉默。

法国中文网 9 月 10 日，法国移民部长埃里克贝松以及欧盟事务部副部长比埃尔乐卢什今天被总统萨科齐派遣前往罗马尼亚，向该国政府解释法国在处理滞留在法国的罗姆人政策，并试图寻求得到罗马尼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新华网 9 月 10 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巴孔斯基与来访的法国移民部长埃里克贝松以及欧盟事务部副部长比埃尔乐卢什会面时强调，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所有罗马尼亚人，包括罗马尼亚的茨冈人都是欧盟公民，其自由流动的权利不得受到限制。巴孔斯基指出，欧盟有关法规就特别情况下驱逐盟国公民制订了明确的条件，并规定对被遣返者只能个案处理，不得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遣返。他呼吁，在欧盟的层面上制订具体计划推动茨冈人的融合进程，以促进茨冈人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

欧洲时报网 9 月 10 日，欧盟议会 9 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法国和欧盟的其他成员国“立刻停止”驱逐茨冈人。这项决议还批评法国政府发起最近在巴黎举行的有关移民与自由通行问题的会议。决议主要指出：这些课题属于“欧盟的权限”。决议强调：“欧盟所有的公民和其家庭成员有权在整个欧盟自由通行和居住，根据欧盟条约的规定，这是欧盟公民资格的一个砥柱。”法国则坚称拆除所有茨冈人营地和驱逐茨冈人的措施都是依照共和国法律和欧盟规定执行的。

欧洲时报 9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对法国遣返茨冈人的做法大为恼火，14 日声称要对法国不遵守欧盟法的做法进行法律追究，并指法国的态度“很可耻”。

➤ 法国中文网 9 月 9、24 日，法国各地 7 日、23 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上海，200041 电话/传真：0086-21-63276919
网址：www.sies-cn.org 电子邮件：sie103@yahoo.com.cn

政府将退休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2 岁。全国参加游行人数分别约 100 多万、300 万。

➤ 欧洲时报 9 月 27 日，法国国民议会从 9 月 28 日起开始审议移民法案。新法案的要点是根据萨科齐总统今夏提出的要求，扩大剥夺法国国籍的实施范围，此外还有便于驱逐外国人、包括欧洲其他国家侨民的措施。

➤ 法国中文网 9 月 28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 27 日与来访的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就中东和谈进程举行了会谈。萨科齐在会谈后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表示，虽然美国在中东和平程序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最近三年来的情况表明，光靠美国还不足以推动事情的进展，因此有必要让国际社会更多方面介入中东和平程序，首先是欧盟介入，其次是地中海联盟也介入。

德国

➤ 欧洲时报 9 月 2 日，德国联邦政府 8 月 31 日举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署关于东西两德统一的“政治统一条约”20 周年纪念活动。民调显示，56% 的受访者认为两德统一 20 年后，东西德之间差别巨大，并认为这一状况还将持续 50 年。

➤ 世华财讯 9 月 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7 日在拉脱维亚向两国企业团体发表讲话时表示，拉脱维亚和德国均支持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止过多国家违背欧元区的要求。她称，违背欧元区成员国规则的国家应该受到惩罚。默克尔表示，德国支持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入这类制裁条款。

➤ 国际在线 9 月 15 日，据德国《明镜》的报道，为促成德国和穆斯林团体之间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必要的合作，德国科学委员会明确表示，应该在国立高校开设伊斯兰教专业，进行伊斯兰教研究，以及为宗教学者提供牢固的基础教育。德国人口约为 8170 万，其中大约 400 万人是穆斯林信仰者。

➤ 新华社 9 月 26 日，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 25 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呼吁各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他说，德国致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先锋作用，目前已通过具前瞻性的能源战略：到 2050 年，德国 80% 的电力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到 2020 年减少 40% 温室气体排放，如今减排比例已经接近 30%。

➤ 环球网 9 月 26 日，据德国之声电台报道，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竭力为德国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他表示，德国计划在今后两年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报道称，在计划 10 月中旬举行的选举中，跟德国一样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还有加拿大和葡萄牙。

其他成员国

➤ 国防科技信息网 9 月 15 日，意大利国防部长透露了他将于 10 月底公布的削减国防开支计划，三年节省 290 亿欧元开支目标。

➤ 世华财讯 9 月 17 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表示，欧洲不可能进一步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目前形势不允许，其首要问题是简化程序促进企业海外扩张。贝卢斯科尼称，他已经准备好在 2011 年法国担任 G8 和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与法国总统萨科齐进行合作。他表示，尽管 G-20 在全球的作用越来越重要，G-8 应该保留其作为政治管理法庭的作用。

欧洲经济

➤ 新华网 9 月 3、8、23 日，欧盟成员国代表和欧洲议会 2 日达成协议，同意从明

年起成立三个欧洲监管局、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加强整个欧盟层面上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在微观层面上，欧盟将新设 3 个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交易活动实施监管；在宏观层面上，欧盟将设立一个主要由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时建议应采取的措施。7 日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欧盟 27 国财长例会上获得批准，22 日在欧洲议会全会上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金融时报 9 月 4 日，欧盟规划的这种“一会三局”的监管框架与美国改革后的监管体系十分相似。根据美国金改法案的规定，未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就是由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监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各司其职，这与欧盟体系中的三个监管局角色相当；而由美国财长牵头的跨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则相当于欧盟体系中由欧央行行长担任主席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其目的是从宏观层面第一时间发现风险积聚的苗头，并调用有效工具进行防治。跨境监管是欧盟监管新协议的另外一个亮点。欧盟迈出的这一步可以说是开创了全球金融跨境监管的纪元。

➤ 欧洲时报 9 月 8 日，虽然欧盟领导人 6 月份对银行业征税达成共识，但在欧盟 27 国财长 7 日召开的月度例会上，各方未能就如何在欧盟内部协调征收银行税和金融交易税形成任何具体结论。法国和德国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税，但英国、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持反对态度。

➤ 国际在线 9 月 8 日，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欧盟第二季度修正后的经济数据。德国强劲复苏，环比增长 2.2%，同比增长 3.7%，创造自 1990 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季度增幅。东欧、特别是南欧诸国表现疲弱，东欧主要国家的环比增长都在 1% 以下，立陶宛是唯一实现 3.2% 的环比高增长的东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更是只有 0.4% 左右的微弱增长。如此大的分化，让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对德国的成功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德国的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东欧以及其它欧盟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 中国证券报/英国金融时报 9 月 14 日，全球 27 个经济体的央行和银行监管官员 12 日就一项新的历史性银行监管协议——《巴塞尔协议 III》达成一致，并有望在 11 月的 G20 峰会上获得最终批准。欧洲对此协议表示了欢迎，特别是对有关过渡期的条款。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12 日发表声明说：今天达成的协议将从根本上提高全球各家银行资本金率标准。他表示，协议将从实质上促进“长期的金融稳定和增长”。相比美国和英国，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落实更严格的资本规定都更为紧张。比如，德国就一直寻求放宽监管标准，因为这些国家担心，在经济稳固复苏之前，本国银行业和经济可能无法承受更高的资本金要求。

➤ 欧洲时报网 9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 15 日提出一项立法建议，主张通过多项措施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欧盟新近决定成立的欧洲证券和市场局，拟于明年 1 月投入运行，将负责监管中央数据中心。

➤ 新华网 9 月 17 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 16 日的特别峰会上未能打破欧盟经济治理改革僵局，在今后如何惩罚违反欧盟财政纪律的成员这一问题，各国依然分歧严重。

➤ 台湾经济日报 9 月 17 日，欧盟 16 日同意和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将免除双方数十亿美元的工业和农产品关税。这是欧盟首度和亚洲国家签订 FTA，被视为欧盟未来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签订类似协定的样板。韩国是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也是在全球金融风暴期间免于陷入衰退的少数经济体之一。因此，欧盟一直希望能抢在美国前面，与韩国达成贸易协议。

➤ 中国证券报 9 月 27 日, 欧元区 9 月 24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地区 9 月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第 6 个月下降, 复苏势头明显放缓。在欧元区 16 个成员国中, 尤属爱尔兰状况最为危急, 该国 2010 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 1.2%, 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欧元区整体经济复苏状况也陷入低谷。欧元区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24 日公布最新数据称, 该地区 9 月 EuroCoin 指标为 0.34%, 低于 8 月的 0.37%, 为连续第 6 个月下降。该指标用来衡量潜在经济增长率。数据显示, 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正在放缓。

➤ 香港文汇报 9 月 28 日, 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称, 27 日, 欧洲各国财长就未来对达不到欧盟对成员国债务和赤字水平的规定的成员国进行更为自主的制裁达成共识。

➤ 凤凰卫视 9 月 15 日, 英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 8 月 CPI 通胀率达 3.1%, 通货膨胀率与 7 月相比仍呈居高不下的态势。

➤ 新华网 9 月 25 日, 俄罗斯《晨报》22 日发表题为《英国正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 称英国正在逐渐失去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去年, 英国经济下滑近 5%, 预算赤字创纪录地达到 GDP 的 11.5%, 是七国集团成员中最糟糕的。

➤ 欧洲时报 9 月 15 日, 萨科齐总统 14 日宣布了加强无息贷款等购房补助改革案。改革的宗旨是将法国的房屋自有率从 58% 提高到 70%, 同时国家花费减少。提高房屋自有率是萨科齐总统大选时做出的许诺。

➤ 世华财讯 9 月 23 日, 法国财长拉加德表示, 法国和外资银行将从 2011 年起缴纳银行税, 到 2013 年银行税将升至 10 亿欧元, 银行税不适用于对冲基金。

➤ 欧洲时报网 9 月 1 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上月 27 日发表公报说, 根据欧盟标准, 德国的贫困线标准为月生活费 801 欧元。2009 年德国达不到这一收入标准的人占 14.6%, 同比上升 0.2%。专家指出, 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在未来 10 年内可能持续上升, 进而引发社会问题。

国际综合

➤ 法国中文网 9 月 29 日, 法国外交部 28 日宣布, 法国将于 2011 年在巴黎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第一次后续会议, 包括美、英、俄、中、法 5 个核大国届时将与会。

➤ 联合早报 9 月 29 日, 华盛顿路透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商讨中的权力改革方案, 中国在该组织的发言权, 有可能从现在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三位, 超越工业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路透社从 IMF 取得的文件显示, 在这项 IMF 成员国权重调整讨论工作中, 多个崛起的经济体将取得更大投票权。这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和土耳其。较大的投票权意味着中国这些国家能对 IMF 的贷款决定及全球经济政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IMF 要给这些崛起国家更大投票权, 就得削减欧洲大小国家的权力。此举有助于增加 IMF 财源, 使其资金增至 1 万亿美元甚至更多。

➤ 法国中文网 9 月 30 日, 法国调查机构 GTA-GTIS 9 月 24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0 年上半年,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高居榜首 (出口额为 5350 亿欧元), 美国位居第二 (4620 亿欧元), 其次为德国 (4580 亿), 日本第四 (2730 亿), 荷兰第五 (2060 亿), 法国第六 (1890 亿欧元), 韩国第七 (1670 亿欧元), 意大利第八 (1600 亿), 比利时 (1520 亿) 和英国 (1500 亿) 分列第九和第十位。